



# 古代晋中名人名篇赏析（五）

□ 赵世芳

隋唐五代(下)

## 白居易与他的部分作品



白居易画像  
资料图

罢曾教善才服,妆成每被秋娘妒。五陵年少争缠头,一曲红绡不知数……门前冷落鞍马稀,老大嫁作商人妇。”从琵琶女的起落,照见了诗人自身的贬谪之痛,仕途之殇,于是便有了全诗最动人的千古共情: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此刻诗人不再是旁观者,而是沦落之人的同道者,所有委屈、不甘、落寞,都在这场雨夜相逢中得以释怀,真挚而滚烫。

从艺术意境看,前者是绮丽空灵的仙凡之境,后者为清冷沉郁的人间之境。在意象雕琢与意境营造上,两诗风格泾渭分明,一绮丽缥缈,一清寂写实。《长恨歌》辞藻华美瑰丽,意象宏大连绵,兼具人间烟火与仙山幻境,浪漫至极。写美人凄楚,便是千古绝笔:“玉容寂寞泪阑干,梨花一枝春带雨。”全诗前半部分写人间帝王繁华、乱世凄苦,是尘世悲欢;后半部分“忽闻海上有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”,转入空灵幻境,把世俗的生死相思,升华为跨越天地、无休无止的千古长恨。

枫叶荻花秋瑟瑟。主人下马客在船,举酒欲饮无管弦。”诗人聚焦暮秋江夜的一场偶遇,以琵琶女一人的起落、一曲的悲音,折射世道流离与人生失意,是以细碎瞬间照人间百态的写实叙事。

从叙事格局看,《长恨歌》为王朝史诗的浩荡,《琵琶行》是市井瞬间的细碎。《长恨歌》是铺展千里的盛世长卷,以历史传奇为骨,跨越岁月生死,自带恢弘史诗气韵。诗人落笔于大唐极盛转衰的关键节点,将帝王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相拥,时空辽阔、意境苍茫、长恨无尽。极致的奢靡温柔,铺垫出盛世最明艳的底色:“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。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。”转瞬风云剧变,乱世骤临: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。九重城阙烟尘生,千乘万骑西南行。”霓裳歌舞的温柔幻境被战鼓击碎,繁华落尽、山河飘摇。全诗从长安盛世写到马嵬殒命,从蜀地相思写到仙山寻梦,虚实相生、古今相融,以帝妃的情爱悲剧,承载起整个王朝的盛衰兴亡,是以个人悲欢写时代山河的宏大叙事。

而《琵琶行》,只截取浔阳江头一次偶然的萍水相逢,以微观人间写众众生浮沉。全诗时空极简,仅限清秋月夜、孤舟江上,所有悲欢都凝聚在一场琴声、一段身世、一句相逢之中。开篇便凉风习习、别意浓重: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

量最多的诗人,作品覆盖面极广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是唐诗的高峰,而白居易是中唐诗歌革新的核心领袖,重塑了唐诗的现实精神。

白居易与“新乐府”运动。白居易、元稹痛感诗歌失去教化、讽谏作用,发起诗歌革新运动。核心就是白居易提出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即文学要贴合当下时代,要有政治功能,反映民间疾苦,起到劝谏、改良时政作用,反对无病呻吟、空谈风月。

江南春天最经典画面,后世写江南春色,几乎都受此色彩笔法启发。“最忆是杭州”,把灵隐寻桂、钱塘观潮固化为杭州文化意象,当代G20杭州峰会文艺晚会直接命名为“最忆是杭州”,可见其影响力。以吴宫代苏州,吴酒、吴娃歌舞,写出苏州繁华风流,让后人真正知道了什么是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。江南不再只是地域,更是人们怀念美好年华的精神寄托。

此词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东亚文学史上的影响很大。《忆龟山》,日本皇子兼明亲王(914年-987年)作,载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总集《本朝文粹》,题下标“效江南曲体”,仿白居易《忆江南》。在中国,《忆江南》这个词牌自此成为历代词人赞美各地山川及风土人情的首选,且多以“某地好”开头。

三首词不只是写风景,写人对逝去美好岁月的怀念,还告诉我们美好时光虽不能重来,但记忆也可以安放心灵。

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青年时期的白居易,初入长安,壮志满怀。《忆江南》三首,写于唐文宗开成三年(838年),66岁的白居易退居洛阳,追忆早年在苏杭为官的经历。一为少年咏志,一为暮年怀往,反映诗人人生不同阶段的精神面貌。真应了自己“一岁一枯荣”的句子。

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

中唐诗坛,白居易以两首长篇歌行,写尽人间极致的悲怆与温柔。

《长恨歌》写帝王千秋长恨,揽王朝盛衰、生死情爱入诗行;《琵琶行》写市井天涯沦落,载士人失意、底层浮沉于

其支子孙由此定居阳邑;七世祖白建出任为官,举家迁往陕西韩城;传至曾祖白温,因宦游之故,家族正式迁居下邳,即今陕西渭南。

“诗魔”白居易与唐诗。白居易写诗极度刻苦,自述“酒狂又引诗魔发,日午悲吟到日西。”他昼夜苦吟,吟诵到口舌生疮、手肘磨出厚茧,沉迷诗道近乎痴魔,故称其“诗魔。”其诗歌通俗直白、直击人心,读之极易共情,也是“魔”字另一含义。另有“诗王”别称,诗作数量庞大、流传极广。《全唐诗》收录白居易诗作近3000首,是唐代留存诗歌数

吴酒一杯春竹叶,吴娃双舞醉芙蓉。

早晚复相逢?

【注释】

旧曾谪:谪,熟悉。旧时就十分熟悉。江花:江边盛开的繁花。胜火:比火焰还要红艳。绿如蓝:蓝,蓝草,可制青蓝色染料。江水碧绿,胜过蓝草的色泽。山寺:杭州灵隐寺。传说中秋月夜,有桂子从月宫飘落山寺。寻桂子:中秋月夜寻访飘落的桂子,是杭州浪漫旧俗。郡亭:杭州官署内的亭台,白居易为官时休憩之处。枕上看潮头:卧侍亭中,静观钱塘江大潮奔涌而来。吴宫:苏州古为吴国,以吴宫代指苏州。春竹叶:吴地美酒,竹叶春酒。吴娃:吴地的年轻女子。

【译文】略

【影响】

这三首词,其一写江南整体春光,热烈明艳,是大景;其二写杭州山水宦游,一幽一壮,藏着壮年抱负;其三写苏州人间繁华,酒与歌舞,人世温情。

此曲调原名《谢秋娘》,本是悼念的感伤曲调。白居易三首《忆江南》之后,曲调改为怀旧、咏风物,赞美山河的抒情小令,让这个词牌风靡唐宋。

经这三首词,江南升华为中国人心中的精神故土、审美理想。特别是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”,定格

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白氏一条载:“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邕,邕五世孙建。”

白居易堂弟、晚唐宰相白敏中墓志(官方碑志,刻于861年,存西安碑林),明确记载:“元魏初,因阳邑侯包(邕)为太原太守,子孙因家焉,逮今为太原人也。”

明清《太谷县志》《阳邑村乡土志》专载白建、白邕事迹,阳邑村净信寺、芳草桥为白氏祖居遗存。

综上,白居易五世祖白邕受封阳邑侯,

处扎根;面对困境,要坚守,静待春风。以个体而观之,枯朽令人伤感;以整体而观之,春风吹又生,又给人以希望与永恒。

鲁迅先生说: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。”(《野草·希望》)白居易告诉我们要静待春风,春风一定会来;鲁迅先生告诉我们要执着于待春风,也不要因为等不到春风,就认定会走向幻灭。希望与失望正如生与死,本就是万物一体两面给我们的感受,要直面要平静要心安。盛衰本无区别,生死皆是成长。

### 《忆江南》三首

【原文】  
其一  
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  
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  
能不忆江南?

其二  
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。  
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。  
何日更重游?

其三  
江南忆,其次忆吴宫。

述白氏家族迁徙史事,中有“高祖讳建,北齐五兵尚书,赠司空”句。

白建何人?《北齐书·白建传》载:“白建,字彦举,太原阳邑人也。初入大丞相府骑兵曹,典执文帐,明解书计,为同局所推。天保十年,兼中书舍人。肃宗辅政,除大丞相。骑兵参军。”

易拿着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去拜见顾况(唐代诗人、画家),顾况拿白居易名字开玩笑说:“长安米贵,居大不易。”当他读到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时,大为赞叹:“有句如此,居亦何难。”无疑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给了无数人直面磨难、百折不挠的底气,更赋予他人劫后重生、向阳生长的精神力量。

年过花甲,面对周岁孙女再次给她读出白居易的这首诗时,我突然感觉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白居易这哪里是在咏原上草、写离别情,分明是以原上草岁岁枯荣为载体,把生命生生不息蕴含的变化与永恒、否定与新生、现象与本质、矛盾运动的中国传统生命哲学,作了具象化诗情化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表达,让我们过目不忘,够一生去咀嚼。

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生命易逝、人生苦短,饱含深深的无奈与绝望。

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要看淡起落,接纳盛衰;要向内发力,向深

●【作者】  
白居易家族与太原阳邑(今太谷区阳邑村)。唐宪宗元和六年(811年),白居易为祖父白锬写下《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》,自

●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  
【原文】  
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  
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  
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  
又送王孙去,萋萋满别情。

●【注释】  
离离:草木繁茂丛生的样子。一岁一枯荣:每年秋冬枯萎,春天重新繁盛。远芳:远处蔓延的青草。侵:覆盖、铺满。晴翠:晴天阳光下翠绿的草色。王孙:本指贵族子弟,此处代指远行的友人。萋萋:草木茂盛的模样,此处化用草木繁茂烘托离愁。

●【译文】  
荒原野草,生生不息!  
一岁枯落,一岁葱郁!  
烈火难摧,春风复起!  
芳草漫古道,翠色绕荒邑。

今朝送君远去,青草尽载别离!  
●【影响】  
据说,少年白居

晋中日报  
晚报版

08/09

人文读本

之  
品读汇

2026.8.19  
星期三

编辑  
杜竹青  
校对  
张璐

(下转第10版)